



剃年头



□ 蔡志龙

“腊月十九打扬尘，二十前后剃年头。”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风俗。新年一到，一切从头开始。剃去晦气，带来好运。都说整个正月是不能剃头的，否则对舅舅不利，直到“二月二，龙抬头”方可剃头。

人总是图个吉利。刚过二十，我便领着小儿子去剃年头。理发的小姑娘手脚轻快，头发纷纷落下。一个阳光帅气、有型有样的少年立呈于前。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剃头的一些事儿。

那时候，剃头匠包村包年，上门服务。师傅姓刘，是个慈眉善目的矮个老头，背着个小木箱，里面都是刀、剪、推子之类的工具，银光闪闪，对小孩子来说很有诱惑力。刘师傅坐定后，抖开一件白大褂，围在人脖子处，剃刀在一条长布条上来回蹭磨，手起发落，动作娴熟，像武功高强的大侠。

我胆子小，对剃头很抗拒。见着刘师傅比划着明晃晃的剃刀，我心惊胆战。再说头发茬掉进衣服里，痒痒的，很不舒服。有时剪子不快，卡住头发了，扯得头皮生疼。因此，只要说剃头的来了，我便吓得四处躲藏，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最后还是被父亲老

鹰抓小鸡，提着摞倒在椅子上。只要一动，师傅便吓唬我，割到耳朵了。洗头的时候，师傅按着我的头，肥皂水辣得眼睛都睁不开。好不容易才剃完了，师傅上下打量，像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临了不忘夸句“多靓的娃啊”。

上了初中后，串村的剃头师傅不见了，街上的理发屋、发廊比比皆是。门口摆些画报，墙上贴的全是港台明星。那时时兴爆炸头、留长发。录音机里的迪斯科音乐热情奔放，理发的都是年轻姑娘，洗剪吹样样拿手。我那时追求时髦，崇拜歌星费翔，总央求小姐姐剪个长发。父亲见了，总骂我不务正业。

说起理发，还有件趣事。我表哥20来岁了，还没找到女朋友。有次他去理发，看上了店主小姑娘，于是有事没事就去玩，今天理发，明天吹风，隔天烫发，有时还帮小姑娘打个下手，殷勤备至，一来二去，博得了姑娘的芳心。后来，表哥夫妻成立了连锁店，美容美发一条龙，成了家乡的名人。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我讲究传统，对这些风俗习惯总是心怀敬畏。剃个年头，欢欢喜喜过大年，不为别的，图个好心情，图个好彩头。

梦中的牛

——牛年之诗

□ 卞奎

梦中仿佛听到了
牛的呼唤
哞——哞——
亲切而又暖心

那年 去一个牧场
体验生活采风
伴着春风晨雾
和女主人一起挤奶

举手投足
感到很美
觉得一切像奶汁般鲜活
觉得牛群跃动诗情满满

想起来
一位先辈的名句
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受教生活 我的同行们
编出了挤奶舞
我写出了获奖本子
春满牧场

一切仿佛是昨天
一切都像是还在身边
一切没有结束
一切又在开始

今岁 是牛年
是幸运年份
拓荒牛·老黄牛
牛转乾坤

勤牛奋蹄
一路浩歌
红绸飞舞
激情万丈

牛之形象
体大丰硕
慈鼻善目
勤勉敦厚

牛之歌声
是沉稳的男中音
是力量的展示
是战斗的号角

春来早
织锦绣
高昂壮行色
期冀何多多

牛是一个
倔强的象征
牛富献身之心
俯首甘为孺子牛

幸福是奋斗来的
好牛是心血培育出的
病毒再肆虐
国人何惧它

太阳照旧升起
月光照旧妩媚
辉映着牛精神
福光射斗牛

梦中仿佛又听到了
牛的呼唤
那是欢喜的倾诉
哞——哞——哞——
哞——

说年味

□ 张修东

年味，愈来愈浓了。说起年味，就像二月二的豆子、端午节的粽子、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总会有一些久远的记忆，跟随跳跃的思绪涌来。

前几年，矿区的年味是浓郁的，好多单位都有制作花灯、年灯的任务。小年刚过，由各单位高手精心制作的花灯悉数亮相大街小巷，缤纷的五色灯、

井架灯、鲤鱼跳龙门灯、剪纸灯要亮到很晚，下了班的矿工师傅总会趁着静夜不顾疲劳，在灯前流连忘返。

花灯亮，年味浓，浓得天体通亮，地生五彩，夜如同白昼。这年味，深深印在脑海。

小孩子喜欢过年，钟情的不仅仅是过年能吃到平时不易吃到的可口饭菜，体味大口吃肉的幸福，也不仅仅是能穿上

一件崭新的新年礼服，清清爽爽地游走于家人面前或者是亲友跟前，那时的年味，既有菜肴果蔬的香味，又有满村上空荡漾的烟火气，它飘着飘着漫过树林，走过村头，环抱池塘，依偎沟坎……年味，走走停停，起起落落，一个晚上要行很远，直到没有了踪迹。

这些年，年味似乎浅了淡了，人们对过年的表达方式更

实际了，矿区的文化气息却是越来越浓了。书法家挥毫泼墨，送上对联、福字，业余文工团的俊男靓女排练起了欢快的舞蹈，公司定制的文化大餐《大拜年》歌乐齐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为年味赋予了新的内涵。

老的年味，留存口味；新的年味，值得品味；拾起年味，懂得回味。虽然方式不同，但都喜气洋洋，让人心花怒放。

半辈子菜

□ 林紫

周末休闲，我与女儿各买了两袋自己喜欢的零食，边吃边看书。过了一会儿，女儿把手伸了过来，说：“妈妈，你吃得香啊，我尝尝你吃的究竟是什么味道。”

我求之不得，立即抓了一大把萝卜脆片和橙皮丁给她——早就希望她改吃健康零食啦。

女儿拈起一点放进嘴里，小心地咀嚼了两下，紧接着，原本一脸好奇的她，突然变得龇牙咧嘴、眉头紧皱、挥舞着小拳头冲我呐喊：“妈妈！这简直是‘地狱般的享受’！我宁愿被老师批评五次，也不愿‘享受’这个味道！”

我大笑：“哈哈，好的好的，我懂我懂！我之蜜糖，汝之砒霜。再也不给你吃啦！”

女儿同情地望着我，问：“妈妈，你没事吧？为什么喜欢

这么怪的味道？难道你从小就喜欢吗？”

我摇了摇头，说：“不，小时候我跟你一样，也有很多的不喜欢，比如觉得香菜分明是臭菜，芹菜有股药味道，茄子简直是杀手……不过，长大后，味觉突然变了，不但不再讨厌这些食物，而且开始像大人一样喜欢了。所以呢，这世界上有一些菜，叫做‘半辈子菜’——前半辈子你受不了它，后半辈子你却可能迷恋上它。”

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哦，我懂了，就像有的人，你以前可能觉得他很讨厌，但后来却成了好朋友。也像有的事，你以前很讨厌做，但后来却喜欢上了……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思考为什么的过程，其实正是自我心灵成长、亲密关系修复的曼妙疗愈过程。

先说半辈子菜。为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忘记自己也有“这不吃、那不吃”的小时候。事实上，假如我们了解了孩子的味觉与大人不同，大人喜欢的味道可能是孩子的“毒药”的话，是不是会更容易做到放下评判与焦虑、更尊重与接纳孩子们的选择呢？是不是会更放松而自信地相信：现在不喜欢就不喜欢呗，反正是半辈子菜嘛，该喜欢的时候自然就喜欢了呢。

再说说半辈子人。无论父母还是子女，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青春期，每代人的青春期中都会出现一批为长辈们所不容的“另类人”——从摇滚到嘻哈、从喇叭裤到洛丽塔，无论你看不得惯，他们就在那里，不卑不亢、不迎不拒。而青春期亲子关系的紧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在于：父母接受不了充

满陌生感的孩子，渴望将他们变回“正常人”。事实上，假如我们了解：每一种另类都是对自我的探寻，每段陌生之后，都会复归于常态，是不是会更容易做到放下担忧与嫌恶、更包容孩子们青春期的迷茫与躁动呢？是不是会更放松而自信地相信：现在跟我不同就不同呗，反正是半辈子人嘛，该一样的时候自然就一样了！

以此类推，还可以有“半辈子事”。比如弹钢琴，现在不喜欢就不喜欢呗，反正是半辈子事嘛，该喜欢的时候自然就喜欢了呢。退一步说，就算“下半辈子”还是不喜欢，那又怎么样呢？允许每个人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每个人才有可能真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且在半辈子菜、半辈子人和半辈子事之中，渐渐成为那个真正想成为的最好的自己。